

粤派评论
文化赋能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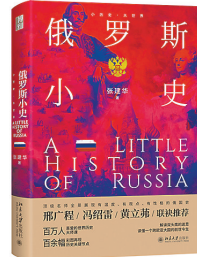
出版书单

《儒家人文主义:杜维明演讲集》
杜维明 著



本书收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在哈佛大学等各种学术场合的演讲11篇,演讲内容主要涉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完整的人文愿景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和繁荣能提供哪些方面的源泉,以及文化多元对话和文明互鉴等主题。

《俄罗斯小史》
张建华 著



本书系统介绍了俄罗斯民族自起源至当代的历史,其中特别着重于对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评述,如罗斯受洗、蒙古统治、西化改革、哥萨克人源流、文学艺术、十二月党人起义、十月革命、苏联的建立与解体、新俄罗斯时代等。

《全球胜任力:世行专家的实践与成长》
周咏梅 主编



本书收录了七个故事,由七位在国际发展领域积累了超过二十年经验的资深中国专家撰写。这些专家分别来自经济、能源、教育、水利、体制建设、多边发展金融机构治理及绿色金融等七个领域。他们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反思全球胜任力的成长过程,展示发展项目的复杂性,以及国际组织在内外挑战中的应对策略。

《左手名画,右手名曲——给孩子的跨界艺术欣赏课》
陈立 著



本书突破传统艺术启蒙教育中把绘画和音乐截然分开的做法,探索将100幅世界名画与100首经典名曲精妙结合,揭示“画中有音,音中有画”的奥妙。

《“天下”共参: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替代模式》
安乐哲[美] 陈素芬[新加坡] 杨月恒[新加坡] 主编



本书是继《重思天下》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天下”学术会议的又一项重要成果。相较于前作,本期文集又收录了世界范围内学者的思考,旨在将“天下”构起的地缘政治秩序愿景置于全球多元文化传统中审视,围绕“天下”模式的独特性、其他文化传统中的类似理念等问题展开探讨。

怎样才算是一首成功的广州“城歌”？



本图由AI制成

专访 陈小奇：写出未曾言说的共同体验，才能被传唱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陈小奇 受访者供图

广州城的入歌意象非常丰富

羊城晚报:最近原创歌曲《嘉禾望岗》备受关注,不知您是否关注到?

陈小奇:听过,也常听人说起。这首歌曲确实不错,海来阿木唱得也好。网络歌曲往往比较朗朗上口,旋律也很抓耳,这一点《嘉禾望岗》把握得很好。不过现在它被一些人视为代表广州城市形象的“城歌”,我觉得这一点或许还值得商榷。

《嘉禾望岗》表达的更多是一种个人情绪,它具有一种忧郁的情调,当人们在生活中不太轻松的时候,这种能承载情绪的作品往往受欢迎。试想,一个人失恋后痛苦难当,如果有一首歌能让他把情绪宣泄出来,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调节方式。但从表现个体情感到代表一座城市的集体情感,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羊城晚报:在您心中,一首合格的“城歌”应当符合怎样的标准?

陈小奇:选取什么来作为歌曲表现的对象,这一点很关键。广州这座城市,能入歌的意象非常丰富——无论是云山珠水、白鹅潭、荔枝湾这样的自然景观,小蛮腰、镇海楼、五羊雕塑这类城市地标,还是木棉花、早茶、粤剧、醒狮这些文化符号,它们都承载着深厚的城市记忆,很难说哪一个“最”具代表性,这要看创作者怎么取舍、怎么呈现。

一首歌能不能成为“城歌”,不仅要看它是否“声”入人心,还要看它能否凝聚更广泛的城市记忆与认同。“嘉禾望岗”本身并不在广州的核心地带,从地标意义上说,它的象征性并不突出。除了歌词内容之外,从音乐形象的角度看,我们还希望“城歌”带有一定的岭南色彩,比如旋律上具有广东音乐的特色。如果从这个衡量标准来看,《嘉禾望岗》这首歌可能就不太符合,歌曲中没有融入本土的音乐元素。当然这只是一个加分项,并不是非要不可的选项。

羊城晚报:您心里有没有一首觉得最能代表广州形象的“城歌”?

陈小奇:最能让我想起广州的歌,一定是《落雨大》《月光光》。这些歌还能代表现在的广州吗?当然不能。但它们是一种记忆,是“老广”们听着长大的歌。我想,每个广州人心里,都会认

定这些歌。

从小处着眼的歌更能触动人心

羊城晚报:当下能否找到一首大众自发认定、能代表广州形象记忆的“城歌”?

陈小奇:只有一个办法——让大众自己去选择。管理者倾向于宏观叙事,希望歌词能够体现城市的完整特色、传递主旋律与正能量;但大众不在意这些,只要歌里写的是这座城、唱的是自己的情绪和体验,是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故事,就能代表这座城市。

如今大题材的歌曲往往不容易传开,真正受到人们欢迎的,往往是从从小处着眼的歌曲。选择一个具体的甚至微小的切入点,先打动一小部分人——比如一个小区、一个镇街,再慢慢扩散出去。人们喜欢具体可感的东西,越细微越容易触动人心。每个创作者写的都是个人体验,而每个听歌的人也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听。一首歌能流行,往往是因为它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或替他们说出了正在面对的困境。歌里必须有这些真实的情感联结,只有写出那种大家都有却未曾言说的共同体验,才可能被记住、被认可、被传唱。

羊城晚报:有没有哪些城市的形象歌曲,在您看来是比较成功的“城歌”?

陈小奇:前年我参与央视一档关于城市形象歌曲的节目,当时挑选了6个地方的代表性作品,比如北京的《冰糖葫芦》、哈尔滨的《太阳岛上》、厦门的《鼓浪屿之波》、无锡的《太湖美》、西安的《西安人的歌》。扬州的“城歌”,选的是我写的《烟花三月》。

这些歌几乎都不是专门为城市创作的,最后却能被当地民众认可,甚至成为“城歌”。《太阳岛》原本写的是一座荒岛,火了之后才开发成旅游景区,最后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代表性歌曲;《烟花三月》是我1998年创作的,在首届中国旅游歌曲大奖赛代表扬州市参赛获得金曲奖第一名,后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歌曲。2011年我和杨钰莹一行人去扬州采风,请摇船的老艄工唱一首当地民谣,他开口唱的竟然就是《烟花三月》。

我们常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始终把歌曲看作一种“原生态”的表达,它的本质是平民艺术,只有扎根于大众之间,才有真正的生命力。创作最好是在自由的状态下有感而发,最怕的是“无病呻吟”,硬要去编造情绪。如果你写的是自己真实的、独特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又恰恰是许多人心中有、却未曾说出的那种感受,那么这首歌就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可能。

羊城晚报:您在为扬州写歌的时候,是如何抓住这座城市的形象与气质的?

陈小奇:其实我写很多地方的歌曲

时,都还没去过当地。当时就有人问我:你没到过扬州,怎么写出《烟花三月》?我说,我写的不是扬州人眼中的扬州,而是全国人民心中共同的扬州。我了解的,无非是瘦西湖等著名景点,还有古典诗词里“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等经典诗句。在我看来,这些意象已经足够支撑我写出一首好歌。有时候,距离反而能产生美。很多流行的城市歌曲,往往不是本地人写的,本地人有时因为了解得太多,容易陷入选择困难症,总想把什么都写进去,最后没法成歌。

流量冲刷之后回归审美是必然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创作出一首具代表性的“城歌”?

陈小奇:每个时代的审美和情感需求都在变化,“城歌”也会随之流动、更新。好的作品会沉淀下来,如果能传唱三五十年的,那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城歌”。描写广州的歌曲至少也有几百首,但大多数没有真正“冒”出来,能不能“火”全看机遇。如今是流量时代,流量决定一切。时代的审美在不断变迁,即便某一首歌此时被广泛认同,过几年可能也会被另一首歌取代。

其实不需要盖章认定一首“城歌”,也不必强行引导某种创作方向,关键是搭建平台、开辟空间,比如设立“城市歌曲”专区,让那些书写广州、表达广州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作品有集中的出口,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只有这样,“城市歌曲”才能逐渐形成氛围、走向普及。对创作者而言,不必纠结于题材大小。任何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体验都可以入歌,没有什么不能写进流行音乐。大家要多创作、多表达,把自己在广州的感受真诚地写出来、唱出来。坚持下去,总会有所收获。

羊城晚报:《嘉禾望岗》的成功,能为之后同类歌曲的创作提供哪些经验?

陈小奇:从创作本身来说,本就没有任何的限制,写什么都可以。网络歌曲实际上是一种都市的原生态,我把它当成“都市的民歌”——全民创作、源自草根,随口唱就可能火起来。这就和《走西口》《茉莉花》等流传的地方民歌一样,都是民间自发生长、口耳相传的结果。

今天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自AI出现以后,据说全国一天能出1亿多首歌,每天、每个人都能用AI写出上百首歌。绝大部分歌曲都淹没于这片汪洋之中,连一点水花都看不见。在这种背景下,流量成了核心追求,艺术性似乎已经退居其次,歌曲听起来“大同小异”,诞生“经典”更难了。但我相信,经过这段或许相当漫长的流量冲刷之后,大家可能会回过头去寻找更有质感、更具艺术性的音乐。审美的回归是必然的,只是这段时间需要多久,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创作出《嘉禾望岗》的？

□吴欢



吴欢 作者供图

因为我和歌手海来阿木相识多年并多次合作,我们聊过他离开大凉山、追逐音乐梦的成长过程,他在广州的第一站就是在嘉禾望岗落脚。我自己也曾坐晚班飞机途经嘉禾望岗地铁站,当时看到一对年轻情侣提着行李箱相拥,泪眼婆娑。到站时,地铁广播响起粤语播报“下一站嘉禾望岗”的场景历历在目,深受触动。

我们在创作《嘉禾望岗》时没想过要对地铁站作任何推广,只是想用一个小小切口来讲述一个情感故事。嘉禾望岗本身是人流密集、年轻气息浓厚的地方。它的周边充斥着烟火气,每个人都能在周边尝到自己的“家乡菜”。因此它又成了一个符号——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处

那些歌，让新老广州人同悲同喜同唱

□邮差



邮差 作者供图

为什么《嘉禾望岗》这样的作品会出现在广州,又为什么会从广州火遍全国?答案很简单,因为像《嘉禾望岗》这种以城市“地标”文化为主题,乃至直接以地理来命名的作品,本身就是地域文化土壤多年积淀的结果。

“地标”的形成来自于一座城市的文化,以及这座城市的市民对它的身份认同。粤港澳大湾区是最早把大众的在地情感与当代都市的文化地标结合进流行音乐里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被誉为当代粤语流行曲开山之作的《铁塔凌云》(1972年),还有被称为香港“城歌”的《狮子山下》(1979年),分别出自于“广州仔”许冠杰以及另一位“广州仔”黄霑之手,《狮子山下》的原唱罗文也是在广州长大的。

1978年,来自广州的吴国材、蔡衍莱两位作曲家为内地首支流行乐队“紫罗兰”创作了内地第一首粤语流行曲《星湖荡舟》。这首以肇庆乃至广东著名旅游“地标”七星岩为主题的原创作品不仅宣告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我开始”的豪情,也成为了一股改革开放大潮吹到流行文化领域的春风。

广州是得风气之先的南大门,这片海纳百川的土壤也得以孕育出更多洋溢着时代脉搏而又饱含“此城此地”情怀的音乐作品。21世纪初,粤语流行曲里的“地标”主题开始成为一股主流文化,以《下一站天后》《公

主太子》《喜帖街》《弥敦道》这些以城市里的某个站点、某条街道为主题的香港流行曲盛行于大湾区乃至整个华语地区。同一时期,来自广州的本土音乐人也开始创作出像《公园前》《地铁一号线》等以地铁名乃至地铁为主题的流行曲作品。这些伴随着广州地铁一起成长,延伸至逐渐扩大的广州城区的作品,也是国内最早以地铁站为主题的流行曲,诞生于广州的它们也正是如今《嘉禾望岗》们的“鼻祖”。

当中,广州本土音乐人黄毅成与歌手东山少爷在2005和2007年合作的《唱好广州》1和2系列专辑,可以称得上是广州城市情怀与“地标”文化的两张集大成之作,引起对广州城市文化保育的讨论热潮之余,也启发多位广州本土音乐人投身于“城市地标”主题的流行曲创作中。

诞生于2021年的《鹅潭荡舟》是本世纪20年代最早受到全国关注的该类型作品,以羊城八景之一白鹅潭为主题的该作,既是关于西关与新老广州的思考,也致敬着当年那首《星湖荡舟》。同时,这首歌的曲词作者邓志舜与九时用茶,还参与创作了《天河先生》《同福中》《宝业金沙》《天字码头》《广州大厦》等多首以广州“地标”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汪晨蕊的地名“食字”三部曲《逃逃居》《三缘里》《笼林下》,何蕴曦的《逢源路》等,一起掀起了20年代广州音乐人一股“唱‘我哋’的歌”新浪潮。

2022年底,两位广东音乐人邓澄和刘莉曼在一个“城市记忆”特别企划里首次合作了粤语版的《嘉禾望岗》,这也是“嘉禾望岗”这个网上被众多“广漂”称为“分离圣地”的城市地标首次走进大众流行曲,影响力由此“出圈”。他们两位后来又继续创作了《体育西路》《永庆坊前》。

广州这座城市,正以它一向以来的接纳与包容,共情与奋进,让新老广州人同悲同喜且同歌。